

古今真正出家爲僧的明朝建文皇帝

張培之

〔甲〕引言

古來帝皇出家爲僧，絕無僅有，清初順治帝在五台山出家爲僧之說，是爲民間傳說，內明（二二）期幻生法師連續考查其非。順治祇在宮中落髮實未出宮門一步也。

僧爲帝，帝亦爲僧，數十年衣鉢相傳正覺依然皇覺舊。（明太祖朱元璋原爲淮北皇覺寺僧）叔負侄，侄不負叔，八千里芒鞋獨步，獅山更比燕山高。

以上這副對聯與建文帝塑像係筆者一九三七年因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在抗戰時期遷校至雲南澂江，事畢去澂江校方述職，由昆明邛竹寺僧介去昆明西北一百公里之武定縣獅子山之正續寺所見。獅子山高二千四百米該寺爲八小名山之一。由此可知獅子山西北爲鷄足山。更西北即爲建文帝曾卓錫之鶴慶山。史載不牟。此所以正續寺有建文帝塑像及以上聯語也。塑像頭微歪，與史書所載相符。貌清癯鬚稀疏。聯語不知何人所作，亦無年月。

關於建文帝歿葬蘇州西郊穹窿山之說，故老夙有傳聞，從明清兩朝蘇州府志書中，亦屢載不鮮。當時以前清探花，吳中保墓會長吳蔭培老先生知之最詳。吳中縉紳鄧邦述亦曾在吳縣志中載有清乾隆帝去西郊穹窿山加封建文帝的記載。一九三〇年雲南騰衝李根源（印泉公）遷隱蘇州十全街（其哲嗣即現在北京之全國政協委員李懽希泌）當時與筆者同在樂羣中學同班同學，故時去李家。不久餘杭章太炎先生亦遷來蘇州之公園路。印公命希泌兄拜章爲師。時筆者因爲家舅之故由蔭老錄爲再門生。時蔭老家在吳趨坊。在此期中李章兩公不次往遊西郊之穹窿山爲異。蓋論風景，穹窿不及吳中諸山。況印公早年在鷄足山已皈依虛雲大師，章公亦素研佛學，當時穹窿山爲道觀最盛時期，共有建築五千零四十八間之多。排有十六個字的輩份，兩公並與道家無涉也。直到章太炎先生在穹窿山拈花寺殿堂對明開和尚（時明開尚年少，現在明開法師爲蘇州西園戒幢律寺住持）方知兩公不次去穹窿山乃另有目的。事爲吳蔭培老先生所知，遂以吳中保墓會名義，請

太炎先生到此爲止。蓋以萑符不靖，不宜宣揚，免致枯骨翻身。因此太炎先生不再查考，至此結束。時家舅郭欽安爲蘇州警察所督察，經蔭老指示，對吳中古墓葬，都要悉加保護，不許破壞。對穹窿山區古寺，僧塔，墓葬，古跡（明朱買臣讀書處等）都要嚴加保護，不時責令道衆，鄉民當地警察派出所巡查監守，不許採樵。山中所謂皇坟，代代相傳，但鄉民不知是何皇帝，蔭老給之曰；此讓王坟也。不見蘇州城內干將坊內之有讓王廟乎。廟在城，而坟在山也。（城內讓王廟所祀實爲周泰伯之讓王也。）言之成理，衆也不疑。

爲此，愚也想請蔭老說此建文出亡故事，先期通疑於家舅，蒙蔭老垂許，爲道大概如下；

蔭老言；建文帝遜國出亡，皆賴僧道護念；飄零廿年，雲遊山林，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路！最後善終以歿，皆緣僧道之力。事有不可思議者，惟賴一心慈悲耳。

建文帝生於明太祖洪武十年（一三七八）遜國出亡時年僅廿四歲。時南京將陷，長江北岸之天長，盱眙，高郵，揚州，儀真，靖江俱入燕兵之手，鎮江也降，燕王已進駐近畿之龍潭。圍城之中走投無路，且欲自盡。遂由太祖舊臣禮部職掌僧道之「友善世」溥洽授以應文，應賢，應能，度牒三紙，程濟遂爲帝落髮，並與神樂觀之大茅山道士合謀引出太平門，繞過龍潭，南趨句容，而入大茅山藏匿。建文養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未予世事，焉能識路？度之者僧牒，導之者茅山道士也。大茅山南起宜興，北至江寧。周圍數百里，林深嶂密，洞壑幽深。爲江南道家第一叢林。此後自大茅山南出，沿宜興而至溧陽之間之張渚。遂入東西天目山之佛區。故史稱取道溧陽者是也。有謂取道京口（鎮江）渡江者妄也。又出亡前黃子澄奔蘇州，齊泰奔廣德，此兩人皆爲

燕王搜捕必得之人，是非之地，決無自投羅網之理。大茅山天目山與九華山黃山同出一脈，天目山之背即九華山，山下即貴池，渡江口也。從此鳥飛山林，龍潛淵底，可得自由矣。建文在位，不足四年，朝中都爲太祖舊臣。明制三品方得面君奏事，故得識建文者寥寥數人耳，民間則無論矣，僧道更不予外事，是以踪之無獲也。

永樂破城入宮，宮中起火，后妃等焚死，燼餘中獨無建文之屍，永樂疑之，宮人或言建文已出亡者，更有言禮部左善世溥洽知狀者，問之不承，搜之未有，況僧道原無家也。但永樂肱股之臣僧道衍蘇州長洲縣人名姚廣孝者，對之深信不疑。爲此永樂囚之十餘年而終無一詞？永樂接位，遂以僧道衍姚廣孝爲禮部左善世。及永樂十六年（一四一八年），姚八十四歲將死，心有不安，力疾普京，面求永樂赦溥洽出獄，永樂以久無佐証而釋之。溥澹然自若。姚言訖而死，溥轉請其骸骨還山。（蘇州穹窿山姚之原籍永樂所賜封，建塔守寺，永樂許之。永樂十八年（一四三〇）建文帝忽至吳江太祖舊臣史彬家，彼此茫然，次日，史公載以水鄉代步之遊舫同入東太湖，經蘇州不入，直泊於穹窿山與天池山之間之河濱，此爲左右兩山入山必經之處也。此處無橋，現在仍無橋，而有善人橋之地名者，建文有僧道對其護念之德，以左傳所稱；惟善人以有善德。之喻，以對兩山僧道出入必經之處，爲自度度人之善人橋。沿名至今。史公忠厚長者也。偕建文入山，初未言姚廣孝死，溥洽乞其骸骨還山建塔守寺之事。建文與史公入山，不意復與溥洽相見。用知史公與溥洽已有往來也。至是，溥欣然納之。高風亮節，始終不渝。溥初爲建文築茅蓬於二矛峯以避塵囂。當年並無所謂皇駕庵與拈花寺也。建文以太祖十年時所生皇孫一三三七年生，在位四年，遜國出亡爲僧，時爲二十四

歲耳。永樂十八年（一四二〇）入穹窿山依溥洽，年已四十二歲矣。然以飽經風霜，憂患頻仍，已多疾苦，在山僅得三年至永樂廿一年（一四二二）歿於穹窿山。壽四十五歲次永樂廿二年（一四二四）遠征阿魯台，歿於中道之榆木川。

蔭老又言；彼於同光間以探花放任廣東省主考官。清制，到任封門，例不得見外人。闔滿方許見客。有同僚來拜，知爲吳江史彬公後裔也。誼在同鄉，遂訂交焉，辭命歸闕，後數年彼此歸隱故鄉，因此時與往來，史君雅量高志，甚相契合，光緒中，曾探以史氏家譜，據稱歷年族人旅外日多，歲久亦不復重修，僅存先世若干部份，因請假觀，在史彬公條下有云；公儒雅好道。夫婦並稱賢德，多與釋氏往來；或載舟出遊，棲居山寺，談禪論道，數日不歸。居恆蔬餐淡飯，怡然自得，貴人高士來訪，亦如之也。家訓以讀書明理爲務，制節謹度，慎言信行爲尚。公歿於宣德六年辛亥（一四三一）壽八十二歲。遺言薄葬山林，毋作行狀。蔭老說；觀其年譜，知其素志。最後囑言；薄葬山林，毋述行狀八字。其中大有隱諱在焉！在當時以史公論，訃告碑銘，必有可記可述之一生。而公遺言「毋作行狀」者實有深心也。以此建文之最後歸宿，能滑與史公絕無關聯乎！

以上引言，旨在說明；（一）指出建文帝當時遜國出亡路線，與僧道護念，導引入附近大茅山藏匿經過。決未去蘇州附近。因永樂心目中之奸黨黃子澄先出奔蘇州，齊泰也出奔廣德藏匿。最後於永樂元年都被永樂搜捕族滅。此皆是非之地，寧能自投羅網。史先稱出亡路線；取道溧陽。同一建文篇中後說取道京口即鎮江，渡江至對江六合而走襄樊，自相矛盾當時鎮江已降，燕王且已進駐龍潭，何能再由京口渡江？（二）宣宗九歲，（名瞻基，即宣德）出閣就學，永樂命姚廣孝爲侍講，此永樂五年（一四〇七）

事也。時姚廣孝已七十三歲，尚在朝中。與建文更不相涉。（三）建文在外，飄零廿載，不意再次托庇於溥洽僧寺，是溥洽向永樂乞姚骸骨，歸山建塔守寺，兼爲自容之結果。復因吳江史彬之介，得與建文巧合因緣。（四）蔭老查考史彬家譜，有薄葬山林，毋作行狀之囑，此與當時禮俗不合。蓋有意隱諱，不揚君臣叔侄之短也。（五）建文在外，寄食飄零，隱秘韜晦必然之事。外地不敢系統記述其事，惟恐禍及，宣德解禁，猶有餘悸。乃因建文歿於蘇州，所以江南一帶先後有建文遜國出亡諸書出現，甚至載入蘇州府志書中。以上用爲閱徐作人大作參考之用。

〔乙〕摘要節錄史學家徐作人先生原著「明惠帝出亡穹窿山新證」。原文刊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份北京史學月刊第六期。

（一）惠帝出亡穹窿山說的由來；

明惠帝朱允炆，太祖朱元璋之孫。懿文太子朱標第二子。朱標早死，朱元璋經反復考慮，立朱允炆爲皇太孫，年號建文。建文四年（一四〇二）六月，燕王朱棣爲奪取帝位，托言「靖難」發兵南下攻破南京金川門，宮中起火，惠帝不知所終。惠帝出亡證據「明史」尙一一露於列傳之中。至於野史稗文之記載，更層出不窮，如「國權」。「罪惟錄」。「明通鑑」。「明史記事本末」。「建文朝野匯編」等；其記載惠帝落髮爲僧事皆歷；可考。其後，時代越晚，則鑒求惠帝遜國之事越詳，描繪越細，而與史實相去亦越遠。

惠帝出亡所經由之地，遜國諸書多以爲自南京出走，由松陵（今吳縣）而入滇南，西游重慶，轉入洋符（今開封）僑居西粵，又

入荆楚之鄉凡數千里。朱棣即位後，對惠帝存亡一事，始終放心不下，羅網密布，嚴刑峻法，豈能設想，惠帝及其從亡諸臣，竟可如入無人之境，自由往來於西南以至中原各地。

萬曆廿三年（一五九五）神宗詔復建文年號之後，有關惠帝出亡的書籍如程濟「從亡隨筆」，史忠彬「致身錄」及「遜國臣記」等書，俱在蘇州府吳縣一帶問世，而西南或中原各地未見這類書籍，故可推考，惠帝出亡在近不在遠。

建文四年，燕兵攻陷南京時，宮廷中紛紛傳言，謂惠帝出亡一事，和尚溥洽知狀；有的大臣還斷言；惠帝就藏在溥洽的住處。溥洽，字南洲，會稽人，姓陸禹氏，出家在吳縣崑山禹期峯內的普濟寺。他貫串經范，旁通儒典，洪武中召為及僧錄司右講經，升左善世。因惠帝出亡案受牽連。其時，成祖乃借口他事拘囚溥洽，並命人去普濟寺搜索，久之不可得溥洽為此下獄。此事說明事變當年即有惠帝出亡吳縣的推論。

靖難之役，殺戮族滅殘酷非常。時人諱言出亡事，唯恐禍及。直到萬曆年間，寇復建文年號之後，諱言開禁，一時間惠帝出亡吳縣穹窿山的消息不脛而走，是山香火益盛僧寺道觀紛紛建立。山上道觀多至五千零四十八間之多，代代相傳，有十六字輩之多。人稱之為佛道盛地。天啓間（一六二一—一七二一）進士張有譽在其「積翠庵記略」一文中，對惠帝出亡穹窿山一說作了全面肯定。清修「蘇州府志」「吳縣志」俱沿襲張說。

（二）神秘的姚廣孝

姚廣孝，僧道衍，長洲縣人（蘇州府原轄長洲，元和，吳縣三縣至今都各存有縣前街）十四歲出家為僧。姚廣孝先是助成祖（永樂）奪位，后又歸隱禪寺。這裡有一個複雜的思想轉化過程，

限於篇幅，本文不能展開討論，他們性格，明顯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朱棣起兵，他為心腹謀士；另一方面，靖難之役，燕王在蘇浙一帶殘酷殺戮，這不能不使他這個以慈悲為懷的出家人，在良心上受到譴責，因而，方孝孺被執，他曾冒死啓奏成祖，不可加害於他。唯因如此，他才會引以為咎，道出了「何如東流水，寫此長恨端」。的懺悔心情，他才可能做出一系列如退居僧寺，不受宮女，不肯蓄髮，濟賑鄉友的積善之事。他給自己取了個別號，謂「逃虛」。著有「逃虛子集」。透露一些隱秘的內情。有逃虛集。（下文不抄，以省篇幅）

清韓是升「重修拈花寺碑」碑銘中，還記載了姚廣孝出家於穹窿山一事，其碑銘云；

「穹窿山下，有梵宇一區，在叢墓灌本中，旁無居民，人跡罕至，明永樂初少師姚道衍退息其地」。

姚廣孝以成祖救賜名義，將穹窿山劃歸為他的佛地，山內不得居民，穹窿山口有三皮村（三避者可免租賦錢糧，徭役，採樵也抄者註）蓋當時三避村也。今穹窿山福臻禪院，即姚廣孝住持處。寺院觀音殿後，有山泉，姚廣孝手跡「法兩泉」三字摩岩在焉！惠帝與姚廣孝竟出家於同一山中，這難道會是偶然巧合嗎？

姚廣孝年老將終之日，覺得自己心上還壓著一塊石頭，這就是溥洽仍被永樂拘囚獄中。永樂十六年（一四一八）三月，年已八十四歲的姚廣孝病勢垂危，不能入朝。於是托人傳信給成祖，說有事求見，成祖親駕慶壽寺臨視。（寺為金章宗所建。在禁城西，明英宗十三年重修，易名大興隆寺。抄者註）

姚向成祖啓奏曰；「向所欲言；廣孝以手加額曰；洽，南洲好僧，在獄系久，願赦之」。至是帝以廣孝言，即命出之。廣孝頓首謝。言畢，將死，斂衽端坐而逝」。人們不禁發疑，姚廣孝

身為朝廷肱股之大臣，為何會在皇帝面，公開替一個囚僧求情保釋。又為何在自己已臨咽氣之前才提出此事？由此我們甚至可進一步作出推論，溥洽下獄可能是姚廣孝在當時迫於搜索惠帝風聲之緊，為轉移目標而造成的一個冤案，不然，他為什麼在臨死之前，才說出溥洽是好僧呢？而當成祖將溥洽釋放後，他為什麼又頓首謝恩呢？

(三) 惠帝藏身之所「皇駕庵」

張郁文「木瀆小志」(吳縣西郊木瀆鎮，靈岩山下附近，距穹窿山不遠)在不顯眼的一角，記載着一條有助於我們尋找惠帝遺踪的綫索，「積翠庵，在矛蓬東，一名皇駕庵，明建文帝遜國時曾稅駕於此，萬曆開始顯」。沿着這條綫索，作者前后化了將近三年時間到穹窿山進行實地勘察，據穹窿山上真觀住持張蘭生老人介紹；積翠庵和皇駕庵本是東西並列的兩座庵。其間相距三百多米。清代吳偉業，李標依據散佚文獻，編撰了「穹窿山志」志卷四「形勝卷」。圖文並茂記載了皇駕庵的方位；二矛峯，西南下為朱買臣讀書處，東南下為皇駕庵伽地，蔚然茂林修竹也。

張蘭生對我說；由於年代久遠，皇駕庵殘跡無可尋覓。拈花寺亦廢，寺前唯留古石橋一拱。為了幫助我尋找遺跡，他給我畫了一張穹窿山寺觀圖。

在穹窿山區，吳縣林場及拈花村村長等特地為我安排了一次座談會，邀請村中長者，搜尋皇駕庵的碑刻資料。

碑刻發現兩塊；俱置於村民朱金希屋前小溪畔，被當地農民作為洗衣石。碑文經過無數次的捶打磨刷，已模糊不清，洗去泥跡，仍可依稀辨認出片言隻字，其殘存碑文如下，「敕賜御書拈花禪寺新碑記，少師廣孝亦居此山……為皇駕……」

另一碑；上刻「高宗純皇帝敕賜」七字，碑文內容已無法辨認。

據「明史本紀，恭閔帝」記載，清乾隆元年，詔廷臣集議，追諡朱允炆曰：「恭閔惠帝」。此後乾隆皇帝游穹窿山時，曾親幸拈花寺，並留下上述兩塊御碑。(見鄴邦述吳縣志輿地考，穹窿山)。這說明清皇室對此事是掌握一定的資料並作過實地考証地。此也可推斷皇駕庵就在拈花寺附近。

拈花寺後的小山包，當地百姓歷來稱之為皇坟。晚清年間，吳中大富豪沈惺叔迷信風水，看中了這塊「龍角」之地，遂用高價買通了寺僧，將其先祖遷葬於此。一九八一年沈氏墓地坟客陸木根在拈花寺西側約四十五米處的田野裏墾種山芋時，挖到柱礎兩座，俗稱石鼓。柱礎每座直徑四十三公分，高三十五公分，礎壁環雕雲龍日月圖。明史「輿脈」洪武元年令，除皇帝外，凡車駕不得雕飾龍鳳文。明沈德符於，「萬曆野獲編」第十九頁考述甚詳。

根據張蘭生所述，核對「穹窿山志」卷四；二矛峯圖。可証皇駕庵原址即在雕龍柱礎出土處。從而糾正了明、清「蘇州府志」，「吳縣志」上所說的「積翠庵」一名「皇駕庵」之誤。

(四) 關於惠帝的歿年

明史；「胡濙傳」云；永樂廿一年還朝(指胡濙)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於西洋，至是疑始釋。歷史上曾有學者認為，胡濙最後一次的報告，乃是有關惠帝的歿亡之事(吳濙著「明史簡述九十六頁」。明趙士哲建文年譜跋)云，朝廷使胡忠安巡行天下物色十餘年歸闕問狀，以無足慮對足完君臣叔侄之倫矣。趙士哲所說的；足完君

臣叔侄之倫。就是指成祖已知惠帝行踪所在。也不想無故殺害這個甘心遁入空門，不與世爭的皇侄，今惠帝既歿，成祖心病已除，也無什麼可疑慮的了。胡濙一生歷事六朝（明太祖，建文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朝廷與民間皆稱之爲耆德。由此推斷，惠帝歿亡之日，蓋在永樂廿一年即公元（一四二二）年，時年四十五歲。據仁宗朱高熾御制長陵碑記所載惠帝歿後，成祖曾，備天子禮斂葬。碑銘中只字未提及其歿年和葬處。這表明宮闈內幕是何等地隱秘，而仁宗本人也未必知之也。

惠帝歿後，其陵墓究竟葬在何處？會不會在他出亡之地的穹窿山呢？有無可靠的證據呢？爲此，我拜訪了早年曾在拈花寺住過的明開法師（當時明開在拈花寺尚年少，現爲蘇州西園戒幢律寺住持。抄者加注。）據明開回憶，拈花寺存在時，其規模頗大，有僧寮十數間，章太炎先生當時曾在拈花寺殿堂的楹柱上題過一首詩。明開法師將詩錄在我的採訪本上。

龍角葬當致天子。此處唯許法皇居。燕飛來竟啄皇孫。後嗣休隨和尚誤。

書畢，明開法師解釋道：「龍角」即拈花寺后的山包。「燕」就是成祖朱棣，燕王是也。「和尚」即指姚廣孝，僧道衍也。章太炎也曾考証惠帝出亡穹窿山事。可能由於缺乏史料而作罷。章詩認爲，拈花寺後的山包是一塊「龍角」之地，其上葬着一位天子。即朱元璋之長皇孫朱允炆。這種說法當地羣衆亦言之鑿鑿：婦孺皆知。

（一九五七）年吳中地區遇到特大乾旱，拈花寺後的豐山坡上出現了一個奇怪現象，那座被稱爲皇坟的小山包，上面草木盡皆枯死，而其四周圍的草木依然葱葱郁郁，由此形成了一個方圓五六十米的不毛之地。現在廿餘年過去了，仍可看出這個圓圈的痕

跡。由此可知；小山包是空的。所謂皇坟頂上，置有正方形大青石一大塊，作爲坟墓標識。拈花村凡卅歲以上的村民都是見証人。方形青石無字跡。以人工鑿成，每邊長爲三市尺，六個平面十分光滑。拈花寺附近有僧墓多座，其墓頂均置骨塔爲標記，唯獨這座大家用方石爲標志。不外是皇帝陵寢都用天圓地方爲喻。置於穹窿山皇坟頂上這塊無字陵碑，究爲何人所置？根據分析判斷，可能是胡濙根據成祖的意思去做的。

一九七八年春，吳縣藏書公社鄉民在皇坟旁開挖杉木溝渠時，在一公尺深處挖到條石一塊，石長一米有餘，寬零點三米，繼而又往前挖，連續挖到相同的條石數十塊，條石鋪成台階一直通向皇坟內。後來因開挖工具簡陋，加之覆蓋區頗厚，故未能再深挖下去。穹窿山墓冢壘壘，然而却從未發現此種墓道鋪設，這可能是當時作爲皇坟神道之用的。沿神道台階下坡，前行約七十米處，有御池（亦稱照池）御池呈橢圓形上有御池橋。御池橋石造，橋墩上雕以蓮花形圖案，因年久，蓮花圖案已模糊。從御池，御池橋，神道，至寶頂，（半圓形坟丘）方台，（巨方石）此簡單的帝陵形制，與仁宗朱高熾御制長陵碑記上所說的「備天子禮斂葬」一語正合。爲了掩世人耳目，不讓人知曉，成祖把這件事故意悄悄地隱去了！（抄除原文終）

然而建文帝生於洪武十年。歿於永樂廿一年。公元（一四二三年）。壽四十五歲。成祖（永樂）也於廿二年（一四二四）歿於軍次，壽六十五歲耳，徐文謂胡濙在永樂廿一年還朝復命。恰當建文歿年。可能所報告的是；建文已歿之訊，所以胡濙傳未有「至是疑始釋（指永樂）」由此推測胡濙曾在穹窿山中會過溥洽。建文之歿，爲溥洽向胡濙所述者也。否則胡濙何從知之？（筆者附記）

（完）